

菩提道次第广论-上士道

第八讲

其悲生量者。修次初篇云：「若时犹如可意爱子，身不安乐，如是亦于一切有情，欲净其苦，此悲行相任运而转，性相应转。尔时即是悲心圆满，得大悲名。」此说心中最爱幼儿，若有痛苦，其母能生几许悲痛，即以此许而为心量，若于一切有情悲任运转，说为圆满大悲体相，由此生起大慈之量，亦当了知。又彼论绪云：「由修如是大悲力故，立誓拔济一切有情，愿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以为自性菩提之心，不须策励而得生起。」此说能生愿心之因，须前所说如是大慈。由此当知大菩提心发生之量，此非已至高上圣道所有发心，初发业者所有发心说为如是。摄大乘论亦云：「清净增上力，坚固心升进，名菩萨初修，无数三大劫。」三无数劫起首菩萨，亦须发起如是之心。

其悲生量者。修次初篇云：「若时犹如可意爱子，身不安乐，如是亦于一切有情，欲净其苦，此悲行相任运而转，性相应转。尔时即是悲心圆满，得大悲名。」此说心中最爱幼儿，若有痛苦，其母能生几许悲痛，即以此许而为心量，若于一切有情悲任运转，说为圆满大悲体相，由此生起大慈之量，亦当了知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时候才算悲心圆满呢？有关悲心所生起的量，如何才算圆满，在修次初篇中曾经提到过一段话：「不论任何时候，只要是自己最喜欢的爱子有苦，做母亲的一定立刻生起不忍之心，想尽办法为他拔苦。同样的情形，对于一切的有情，也能立刻生起为他们拔苦的心。当这个悲心，能够不假思索、任运生起，见到有情受苦，就像自己受苦一样，这时就是大悲心圆满的时候，就有资格获得大悲的名称。」所以，母亲对心中最疼爱的幼儿，能生起多少的悲痛，就有多少的悲心。如果对于一切的有情，都能任运自然地生起悲心，就是大悲心圆满的时候，至于大悲所生起的心量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

又彼论绪云：「由修如是大悲力故，立誓拔济一切有情，愿求无上正等菩提，以为自性菩提之心，不须策励而得生起。」此说能生愿心之因，须前所说如是大慈。又彼论绪中说：「如果有了前面所说的大悲力，要发起为利众生愿成佛的菩提心，不需花很大的力气就能生起。」这就说明大悲心是能生起菩提愿心最主要的原因，而想生起大悲心，又需要前面所说的大慈做为基础。

由此当知大菩提心发生之量，此非已至高上圣道所有发心，初发业者所有发心说为如是。摄大乘论亦云：「清净增上力，坚固心升进，名菩萨初修，无数三大劫。」三无数劫起首菩萨，亦须发起如是之心。但是，我们应当知道，这时所发菩提心的量并不圆满，并没有到达无上菩提应有的发心，因为初发心的菩萨，就应该具备这样的条件了。正如摄大乘论中所说：「善根力、大愿力、坚固心升进（所发的大菩提心，虽然遭遇恶友的破坏，也从来不舍弃；所修的善法，也能展转增长，始终没有退减），是为菩萨三无数劫最初的修行。」所以，菩萨经三无数劫修行，最初也必须发起此心。

故全未知此之方境，仅作是念，为欲利益一切有情，愿当成佛，为此义故我行此善。发此意乐便大误会，未得谓得，坚固所有增上之慢。不以菩提心为教授中心而善修习，追求余事励力欲想超迈多级，了知大乘扼要观之，实可笑处。多经宣说诸胜佛子，于多劫中尚须执为修持中心，而正修学，况诸唯能了知名者。又此非说不修余道，是说须将修菩提心，而为教授中心修习。总未能生前说领感，若善了知大乘学处，坚信大乘，亦可先为发心正受律仪，次乃修习菩提之心。如入行论，先受律仪及菩提心，次于彼学六度之中修静虑时，乃广宣说修菩提心。然为成就此法器故，于先亦须修众多心，谓思惟胜利，七支归依，修治身心，了知学处，发心欲护。故进道中，修空性解，须渐增进尚有名在，然此相等大菩提心，亦须善修上上转胜，令道升进名亦弗存。此于一切佛子，唯一真道波罗蜜多教授论中，宣说二十二种发心，从诸论师解释此等进道之理，应当了知。

故全未知此之方境，仅作是念，为欲利益一切有情，愿当成佛，为此义故我行此善。发此意乐便大误会，未得谓得，坚固所有增上之慢。不以菩提心为教授中心而善修习，追求余事励力欲想超迈多级，了知大乘扼要观之，实可笑处。多经宣说诸胜佛子，于多劫中尚须执为修持中心，而正修学，况诸唯能了知名者。又此非说不修余道，是说须将修菩提心，而为教授中心修习。如果对这些内容不太明了，以为只是心念「为利众生愿成佛」，就是发菩提心了，这不但会造成很大的误解，更会因未得言得而形成坚固的增上慢。从此，在修习大乘的法门当中，不以菩提心作为教授的中心，反而以其它的内容为主，花很多时间，费很多的力气，想要顿超阶位，快速成就。这样的见解，在一位深知大乘精要的人看来，是非常可笑的事。因为在很多的经典里都说到，已入菩萨位的佛子，在多劫当中，仍然是以菩提心为教授的中心而正修学，更何况是只知菩提心名字的学子，更应该把菩提心作为主要修学的内容。这样说并不表示，没有必要修习大乘其余的部分，而是强调必须把修菩提心，当作教授的中心来修习。

总未能生前说领感，若善了知大乘学处，坚信大乘，亦可先为发心正受律仪，次乃修习菩提之心。如入行论，先受律仪及菩提心，次于彼学六度之中修静虑时，乃广宣说修菩提心。如果还未能生起前面所说的菩提心，还有另一种发心的次第也可修习，就是已经善于了知所有大乘学处的学子，可以先发心受菩萨戒，然后再修习菩提心。正如入行论中所说，先受菩萨戒及菩提心戒，在修习六度中第五禅定的时候，再详细宣说修菩提心的内容。

然为成就此法器故，于先亦须修众多心，谓思惟胜利，七支归依，修治身心，了知学处，发心欲护。故进道中，修空性解，须渐增进尚有名在，然此相等大菩提心，亦须善修上上转胜，令道升进名亦弗存。此于一切佛子，唯一真道波罗蜜多教授论中，宣说二十二种发心，从诸论师解释此等进道之理，应当了知。然而为了能够成为大乘的法器，在这之前也必须先修习一些内容，譬如思

惟发菩提心的殊胜利益、修七支供养、修归依三宝、修对治身心、了知菩萨学处、发心护持戒律等等。除此之外，还必须进一步修习二种资粮：就是解悟空性的智慧（智慧资粮）、和大菩提心（福德资粮）。其它，如现观庄严论、大般若经、华严经等大乘经论中，对一切佛子，所宣说的二十二种发心等内容，也应当要详加了知。

第三修增上意乐者。如是修习慈悲之后，应作是思，噫！此诸有情，可爱悦意如是乏乐，众苦逼恼，云何能令得诸安乐，解脱众苦。便能荷负度此重担，下至语言亦当修心。前报恩时虽亦略生，然此说者，仅生慈悲与乐离苦，犹非满足，是为显示须有慈悲，能引是心，我为有情成办利乐。又此非唯于正修时，即修完后，一切威仪皆能忆念，相续修习增长尤大。修次中篇云：「此即大悲，或住定中，或于一切威仪之中，于一切时一切有情，皆当修习。」悲是一例，随修何等所缘行相，一切皆同。如大德月大论师云：「心树自从无始时，烦恼苦汁所润滋，不能改为甘美味，一滴德水有何益。」谓如极苦「噉咤」大树，以一二滴糖汁浇灌不能令甜。如是无始烦恼苦味，熏心相续，少少修习慈悲等德，悉无所成，是故应须相续修习。

第三修增上意乐者。如是修习慈悲之后，应作是思，噫！此诸有情，可爱悦意如是乏乐，众苦逼恼，云何能令得诸安乐，解脱众苦。便能荷负度此重担，下至语言亦当修心。正式发起此心的第三部分，是修增上意乐。在修习慈心和悲心之后，心中不禁思念慨叹，我最亲爱的有情，不但正缺少快乐，而且还被众苦所逼恼，我该如何使他们离苦得乐呢？我应该负起令一切有情离苦得乐的重担。这种利他的心，不仅仅是在座中生起，即使在平时的言谈之间，也能够随时来忆念。

前报恩时虽亦略生，然此说者，仅生慈悲与乐离苦，犹非满足，是为显示须有慈悲，能引是心，我为有情成办利乐。在前面修报恩时，虽然也能生起，希望一切如母的有情，能够离苦得乐的心，但只凭这个愿心是不够的，现在是要将如何令众生离苦得乐的重担，负荷在自己的身上，而且其心坚定、绝不推诿。

又此非唯于正修时，即修完后，一切威仪皆能忆念，相续修习增长尤大。修次中篇云：「此即大悲，或住定中，或于一切威仪之中，于一切时一切有情，皆当修习。」这个利他的心，不只是在座中修，即使是下座后，一切行住坐卧威仪中，也都能相续忆念，这样才能使它增长广大。正如修次中篇中所说：「这大悲心，不但是在定中修，在一切的威仪当中，在一切时，面对一切的有情，都应该修习，这样才不至于退堕。」

悲是一例，随修何等所缘行相，一切皆同。如大德月大论师云：「心树自从无始时，烦恼苦汁所润滋，不能改为甘美味，一滴德水有何益。」谓如极苦「噉咤」大树，以一二滴糖汁浇灌不能令甜。如是无始烦恼苦味，熏心相续，少少修习慈悲等德，悉无所成，是故应须相续修习。修悲心只是一个例子，其实一切

的修行都是如此。为什么必须这样修呢？正如大德月大论师所说：「我们的心树，从无始以来，就被烦恼的苦汁所滋润，想要改变成甘甜的味道，只用一滴功德水，是没有任何帮助的。」意思是说，好比一棵苦树，它从树根、树干、树枝、树叶都是苦的，如果只用一二滴的糖水浇灌，是不可能使它变甜的。同样的，我们的心，从无始以来，就被烦恼的苦味相续熏习，现在只是修习少量的慈、悲、增上意乐等功德，又怎能使它改变呢？所以必须相续地修习。

第二修习希求菩提之心者。由如前说次第所致，便见利他定须菩提，起欲得心，然仅有此犹非满足。如归依中说，由思惟身语意三事业功德，先应尽力增长净信。论说信为欲依，次于彼德发起诚心证得之欲，则于自利亦定了知，一切种智必不可少。能为引生发心之因，虽有多种，然悲为胜，自力所发极为殊胜，此是修次初篇引智印三摩地经所说。

第二修习希求菩提之心者。由如前说次第所致，便见利他定须菩提，起欲得心，然仅有此犹非满足。依次第正修的第二个部分，是修习希求菩提之心。由前面所说的次第修习，就能很清楚地看见，想要利他必须证得菩提，可是光有这样的心是不够的。

如归依中说，由思惟身语意三事业功德，先应尽力增长净信。论说信为欲依，次于彼德发起诚心证得之欲，则于自利亦定了知，一切种智必不可少。必须如「归依」中所说，先思惟佛身语意三业功德，以增长清净的信心，然后再依信心，发起真诚欲证菩提的心。不仅为了自利必须证得，同时也为了利他非证得菩提不可，因为只有成佛才能自利和利他都圆满。

能为引生发心之因，虽有多种，然悲为胜，自力所发极为殊胜，此是修次初篇引智印三摩地经所说。能引发菩提心的原因虽然很多，但是都不如由大悲心所引生的菩提心来得殊胜，尤其是由自力所发的大悲心更为殊胜，这是修次初篇引智印三摩地经中所说的内容。

第三显所修果即为发心者。总相如前所引现观庄严教义。其差别者，随顺华严经义，入行论云：「应知如欲往，正往之差别，如是智应知，此二别如次。」此说分为愿行二种。异说虽多，然作是念，为利有情，愿当成佛或应成佛，作是愿已于施等行随学未学，乃至何时未受律仪，是名愿心。受律仪已当知此心，是名行心。修次初篇云：「为利一切诸有情故愿当成佛，初起希求是名愿心。受律仪后修诸资粮，是名行心。」此中虽有多种征难，兹不广说。

第三显所修果即为发心者。总相如前所引现观庄严教义。其差别者，随顺华严经义，入行论云：「应知如欲往，正往之差别，如是智应知，此二别如次。」此说分为愿行二种。依次第正修的第三个部分，是说明所修的果就是发心。所谓的发心，分总相和别相来说。菩提心的总相，就如现观庄严论中所说：「发心为

利他，欲正等菩提。」意思是说：为了发心利他，我要证得菩提，像这样双求利他和自证菩提，就是圆满的发心。至于发心的别相，和华严经经义相同的入行论中说：「有智慧的行者应该知道，欲行和正行的差别。」这里所说的欲行和正行，指的就是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。

异说虽多，然作是念，为利有情，愿当成佛或应成佛，作是愿已于施等行随学未学，乃至何时未受律仪，是名愿心。受律仪已当知此心，是名行心。有关愿心和行心的说法虽然很多，但只要是发起「为利众生愿成佛」的愿心，就算还没有行布施等六度，也没有正受菩萨戒，都能称为愿菩提心；在正受菩萨戒之后，依然如此发愿，这时的发心，就称为行菩提心。

修次初篇云：「为利一切诸有情故愿当成佛，初起希求是名愿心。受律仪后修诸资粮，是名行心。」此中虽有多种征难，兹不广说。在修次初篇中说：「最初发起为利一切诸有情，故愿当成佛的希求心，就称为愿菩提心；正受菩萨戒之后，修学一切菩提资粮，就称为行菩提心。」其中虽有多种不同愿、行二心的解释，在这里就不详细解说了。